

# 鹹魚大餅

遼南地區流行一句俗語：「吃頓鹹魚大餅，勝過金榜題名」！意謂吃了這頓美食，給個狀元都不換！這算是把鹹魚大餅抬到了一個層次了，也是對鹹魚大餅最恰當的評價了。

遼南河汊衆多，瀕臨海灣，魚類資源豐富，鹹魚不愁沒食材。過去，人們打來的魚吃不完，便曬乾、醃好，留待缺少蔬菜的秋冬季節吃。結果吃來吃去，意外地發現：鹹魚居然味道不錯！於是，鹹魚資源便被廣泛開發起來，成爲一道體面的美食。

在遼南，用來做鹹魚的食材有海魚和河魚兩大類。海魚常見的品種有梭魚、鮫魚；河魚常見的品種有鱧魚、青魚。鹹魚製作起來比較簡單：挑選肥碩、大小均勻的海魚收拾乾淨後，用鹽水鹵過，然後放在院中、簷下風乾或晾乾，便成了鹹魚的初級食材。河魚的醃製則有些費事：把魚宰殺並治淨，對剖成兩半，放在容器裡，然後放上一層魚、碼上鹽並撒上調料，像漬酸菜一樣層層碼好，最後在上面壓上洗淨的石塊，醃製一段時間後，便成了鹹魚的原料。據說成手的師傅醃製鹹魚時要經過八道工序，每道工序均有「說道」。製做鹹魚時，除了調料煨足外，壓實這關很關鍵，因為祇有壓實的魚肉，吃起來才會密實、成絲、成瓣，口感好，而且有「嚼頭」。

把醃好的鹹魚洗淨、切成小塊，放在熱油鍋裡炸熟，這便是可食的鹹魚了。炸熟的鹹魚兩面焦黃，散發著濃重的鹹香。賣相也好。不過此時還不能上桌，因為還缺一道配菜：大餅。鹹魚就大餅，一如煎餅卷

大蔥、大蔥蘸大醬，不可分開，缺了哪一方，吃起來就顯得不倫不類了，也失去了諸多食趣。

「大餅」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發酵白麵餅，而是用玉米麵烙出的「黃金餅」。把篩好的精細玉米麵與蔥末、精鹽、花椒粉等調在一起，在盆中加水揉勻揉透，然後揪成大小均等的麵劑子，壓成薄餅，放平鍋裡烙。烙時，鍋底和餅面均要薄薄地刷一層油，這樣，烙出來的大餅不糊不焦，金燦燦、油汪汪、香噴噴，有形（圓形）、有味（香味）、有色（金黃）、有賣相（餅面上泛起一層油花）。餅烙得後，再把鐵板加熱，放入蔥段爆香，再把鹹魚和餅子一併放進鐵板裡，一道「鹹魚大餅」便可端上桌了。

梭魚、鮫魚做的鹹魚肉瓣如蒜，俗稱「蒜瓣肉」，吃起來鮮嫩可口；魚、青魚和鱧魚做的鹹魚，肉絲緊密，俗稱「團肉」，吃時，撕成肉絲，嚼起來筋道，口感好。整盤鹹魚鮮香不膩，肉質嫩滑，口感適宜；大餅色澤金黃，口感鬆鬆，微甜鮮香。一口鹹魚，一口餅子，真是鹹香搭配，天衣無縫，齒頰生香，美不勝收。兼之以鐵板內烙得滋滋作響的蔥段，更使得整道菜勾人食慾，胃口大開。

過去，遼南地區把鹹魚大餅作爲一種生活的期盼——逢年過節或是貴客臨門，才能吃上一頓。如今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鹹魚大餅也可以經常吃到了，而且成爲都市豪華酒店裡知名的一道地方美食。但凡來遼南做客的朋友，沒有不點鹹魚大餅的，一如去了北京必吃烤鴨一樣。

鹹魚大餅，一個簡單的菜式，成就了遼南一道獨特的美食，也爲八方賓客聞之欲嘗提供了福音。

彥博就指著竹子讓他即席幽默一番。裴略應聲答道：「庭前數竿竹，風吹青肅肅。凌寒葉不凋，經冬子不熟。虛心未能待國士，皮上何須生節目？」後兩句，顯然就是牢騷了。溫彥博說：「你既然能夠通傳言語，可以向廳前的屏牆傳語。」裴略走到牆下，大聲說：「當今聖上神武英明，大開四門接納人才。你是什麼東西，長久在此妨礙賢路！」說罷，將屏牆推倒了。溫彥博說：「你這是在諷刺我呀！」裴略說：「非但刺脾（諧音博），亦乃刺杜（諧音杜）。溫彥博和杜如晦都非常高興，立刻送吏部授予他官職。

你看，比起以怪求勝的馮驩來，裴略的牢騷就很具藝術性，效果也很理想。他藉發牢騷之機，展示了自己的抱負和才華，還讓兩位朝廷要員心悅誠納，晉身通路也隨之打開。

## 發牢騷的藝術

人有不平，嚥不下一口氣，就會發牢騷，所謂「不平則鳴」。但是，發牢騷，說怪話，往往伴有不良情緒，畢竟不那麼中聽。在職場，幾乎沒有哪位上司喜歡聽員工發牢騷。

僅就暢達訴求、伸展抱負而言，發牢騷也是個技術活。如果僅僅是發洩胸中悶氣倒也罷了，如果想通過牢騷求得實際上的平衡，就要講究方式方法。單純的抱怨或偏激，不僅於事無補，而且會適得其反。

孟嘗君門下的食客馮驩，入幕之初，並無建樹。他之所以一再彈鋏而歌，不僅僅是對待遇不滿，更不是什麼食得無厭，而是他摸準了孟嘗君的脾氣，有意試探和驗證對方禮賢下士的誠意。他深知，一個沒有背景的窮漢子，廁身於幾千人之間，不弄出點非同凡響的動靜來，是不會引起豪門貴族重視的。有人說，馮驩是個發牢騷的高手。依我看，馮驩彈鋏三歌，與其說是牢騷，不如說是作秀。如果他面對的不是孟嘗君這樣的老闆，用不著三彈其鋏就會給趕跑了，又遑論食有魚、出有車、居有家兼呢？

唐初有個宮中侍衛叫裴略，任期屆滿接受兵部考核，結果因一點小差錯而落選。裴略忿忿不平，就跑到溫彥博那裡發牢騷、討說法。

當時，溫彥博正在與杜如晦交談，沒有理會他的申訴。裴略說：我從小時候起，就自以爲明辨事理，至於通傳言語方面，做個通事舍人沒問題；並懂得做文章，還會嘲諷戲謔。溫

# 沒有機會的機會

如何理解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？就是說在某一件事上失去了機會，但同時，卻在另一件事上得到了機會。前者是後者的前提。

愛情中就經常發生這樣的事。我的朋友阿關在追求一個女朋友時，被「套牢」了近一年，她不說行也不說不行，就是不表態。一個星期見到兩次面，吃飯、看電影、逛街，就是不說有沒有一步，弄得阿關整天腳不著地的感覺。我對阿關說，看來沒有什麼機會了，她肯定還有其他男朋友。於是就安排了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見了另一個人，結果第三天阿關興奮地對我說：「我與她又見了面，還去了博物館。」幾個月以後他們就訂婚了。我在想，如果第一個女友答應了阿關，那麼阿關就不會與現在的這位有什麼發展的可能了，這就是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。

因爲我懂得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，所以活得不那麼計較。有一年三月，我從北京出發在東京轉機去紐約，結果因爲日本與中國有時差，我一時疏忽，誤了點，祇得等第二天的同一個去紐約的航班。於是索性住進機場附近的賓館，到了賓館後，才發現自己的一個小包丟了，估計是掉了在機場。賓館幫我向機場失物招領處打聽，結果沒有我描述的包。我失落得吃不下飯。小包裡面有一台最新款的數碼相機，還有別人托我買的一根野山參，還有名片夾，起碼有七八十張我經常要聯繫的名片，還有……不說了。

第二天我很快就離開賓館到了機場，到失物招領處又打聽了一下，還是沒有。我坐在咖啡座上喝咖啡，垂頭喪氣，根本想不起來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的哲學了。低頭低夠了，就抬起來看看在我面前晃來晃去的各種人。祇見一個人急匆匆地走過，長得很像我一位失去聯絡的老朋友。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他的名字。果然是他。他愣在那裡。我們失去聯絡十五年了，

## 十月的碩果

下鄉塞外第一個收穫季節，時逢國慶，序屬中秋。白天幹活很累：砍高粱，「扞高粱頭」（把穗割下），再挑到生產隊的場院。走在山道時，抬頭看藍天，忽憶起城裡的歡慶景象。但疾行的腳步不容分神，何況，遍地的果實，也讓人喜得忘了再想他事。

晚上，月亮從東山頂上升起，渾圓、金黃，厚重。從供銷社買的月餅雖比不得城裡糕點店，比起平日的高粱米粥，也是很好的點心了。坐在門檻上，嚼上一口，舉頭望明月，還是思故鄉。就想如果明月是一面大鏡子該有多好，定能照了二老和親人，彼此就見了面……

腳步聲響，生產隊長過來說你一個人也沒事，跟我去看場院吧。我很高興，秋收以來常去場院，那有個小房，裡面有火炕。社員輪著值夜，尚未輪到我。不管如何，去那睡一夜，也是新鮮。況且今日是國慶之夜，也有特殊意義。

胳膊下夾著被子，興沖沖奔場院，腳步輕快得像祇夜行的狸貓。場院遠在村頭，週圍沒有人有車，祇有尚未摺倒的稼稼，格外寂靜安謐。這是一處平坦的圓形地面，比籃球場還大些，先看見谷垛高高的如一排房子，讓我想起那首歌裡的唱詞：「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，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。」現在，月亮是真的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，而我則變成這一院糧草的守衛者。媽媽不在身邊，我已是自食其力的男子漢。

隊長在小屋裡燒炕，我四下巡視。谷垛旁是玉米棒子，堆成小山包。棒子還沒乾透，乾透了才能脫粒。白

## 再生能源

日本核危機，重燃地球人對核能的恐懼。本來核能的碳排放極少，在強調「減碳」與擔憂全球暖化的今天，

核能近年「復興」，自三里島事件後，美國核能發展停滯近三十年，最近才重新啓動核能發電計劃，如今的福島事故，彰顯了核能難控制，一有危機容易造成巨大後遺症的弊病，再令人三思。每種能源都有其問題，中國盛產煤，雖然安全，但污染嚴重。看過一些氣象圖片，全球空氣最污濁的地方，其一是神州大地，其他空氣污染嚴重的區域，都是大沙漠，乃沙塵暴引起的揚塵，非如中國般工業污染。水力發電嗎，又造成移民及生態問題，水壩又容易成爲戰爭攻擊目標，汶川地震後，亦有學者提出水庫會引發地震，也令水力發電有隱憂。

剩下來可能性，是以風力與太陽能爲主的再生能源，屬於最清潔的能源。問題是再生能源效益不夠大，令電費昂貴。不少論者認爲，再生能源遇上阻力，很大程度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投資研究，可以想像：如煤電，從煤礦老闆到跨省交通運輸鏈，是一個實力強橫的產業，誰願意「讓利」，發展其他能源，打破自己飯碗？

不過，中國的高鐵發展給我們一個啓示：祇要肯投資人力物力，中國可以短時間內，把高鐵技術提昇至國際認可的層次。再生能源，技術相對簡單，祇要國家主導研究發展，必能打破技術關口，成爲能源主流。

爲了證實他不是在夢中，我跑過去掐著他的胳膊。他高興我也高興，他說還有四十分鐘他的飛機就要飛菲律賓的馬尼拉了，我就送他去登機口，我的飛機還早著呢。見到他真讓我興奮，因爲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。我離開北京的時候，他的父母雙

雙去世，家裡祇剩下他一個人，我到了紐約曾經幫他辦留學，但是被三次拒簽。他說算了，美國對他沒緣分。後來就失去了音信。我在紐約也搬了好幾次家，估計他曾經與我聯絡過。他在被美國領事館拒簽後不久去了日本，之後又到了菲律賓，現在定居那裡，做點與電腦部件有關的生意，與一個菲律賓女人結了婚。這次他是在日本辦點事情，那麼巧就遇到了我，當然這一次不會再失去聯絡了，我們留下了電子信箱和電話。他消失在登機口之後，我還在那愣著，愣著，直到又想起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，想到我如果沒有耽誤航班，如果沒有丟失小包，如果沒有提早離開賓館來機場……這個機會的代價大嗎？不。那位朋友祇有一個，而數碼相機，商場裡到處都是。

更絕的是，一個星期後，那位朋友在電子郵件中寫道：「你還記得你離開北京的時候，留在我那兒的一卷畫嗎？裡面還有幾張名人的字畫，好像是你一個在地攤上買來的，我也沒有帶出來，我出來的時候毫無牽掛，把所有的東西送人了，而你的這卷畫，就留在我們大院看門的老李那兒了，你去找找他。另外把你在美國的銀行賬號告訴我，我會寄去幾百美金，在你去找老李的時候交給他。我父母去世的那段時間，他幫了我不少的忙，其實就是陪我喝酒，他付錢。」

後來我再去北京的時候，經過幾番周折，還真找到了老李。老李哆哆嗦嗦地找出一個布包，裡面是那卷畫，竟然有李苦禪的畫和啓功的書法！我把朋友的錢給了他，他留下了熱淚。

每當想起這件事來，就十分感慨——那真是「沒有機會的機會」。

天挑回的高粱穗，整齊地碼在木架上，透風，就幹得快。利手的豆棵一大片，有的豆莢已笑開嘴，祇要用木叉敲打，黃澄澄的豆子就會跳出來。排立得最整齊的當屬芝麻秸了。俗話講芝麻開花節節高，成熟的芝麻就藏身在一個個口向上敞的小殼裡，一旦放躺或倒過來，芝麻就流出，因此，芝麻秸是不能隨意亂放的。場院正中，還有打了半道的糧食，是席子遮蓋著。牲口拉的遛軸，揚場用的木耙等工具，都散放在一邊。已打好的糧食是隨時分的，白日分糧的場面最是讓人歡喜。大人孩子都上陣，排隊等著，分到手就車推肩扛的往家搬動，吵吵鬧鬧過節一般。

月光灑滿大地，目及場院亮銀一團。小屋用碎石頭壘成，沒有門，房頂的瓦也不齊全。倒也好，看天上外面都方便。火炕的煙散盡，炭灰裡卻有了香噴噴的燒玉米味兒。隊長用木棍扒拉出一根玉米，吹去灰煙，遞我，我不好意思接。隊長說這是看場院的特別待遇，吃吧。

我就接過，聞聞，好清香，大嚼開來。吃罷，天已經不早了，隊長抱過兩捆谷秸，擋門，說睡吧。我問，看場院能睡覺嗎？不是要提防壞人嗎？隊長樂了，說別聽廣播裡瞎嚷嚷，哪來那些壞人，祇要沒有牲口跑來禍害糧食，咱就安穩睡大覺。

小炕挺熱，秋風在頭上吹。我睡不著，透過谷草的縫隙朝外望，秋風的夜色深邃悠然，星光燦爛，宛若禮花閃爍。又有一帶月色如甘泉湧地，澆灌萬里山川，讓共和國的土地五穀豐登。

於是，我就在這偏僻山村場院的小屋裡入睡了。夢境或遠或近或清晰或迷濛，如詩如畫的是見到了在五星紅旗下行進的隊形，還有十月的天安門廣場，四下滿是豐碩的果實……



## 長壽的秘訣

英國有一位老小姐目前高齡一百零三歲，她說自己可以活到這麼一大把年紀，是因為沒交過男朋友，加上每天都吃晚餐。

我也有一位九十五歲的忘年交，問他長壽之道，他說：每天早起，天天吃飯。

這些無厘頭答案，要找出其深層意義。老小姐沒交過男朋友，就避免了许多情感上的痛苦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她不但跳脫了情思牽絆，又省卻柴米油鹽的爭拗，這些令人愁思憂煩的東西，她都避過了。每天都吃晚餐，表示不會因沒有家庭而自暴自棄，也不會有一餐沒一餐，能正常用餐，心情愉快。這不都是長壽的必備條件嗎？

每天早起，天天吃飯，也是同一原則。心情若不好，就不可能保持生活規律。一個人獨居，還是每天

日本核危機，重燃

地球人對核能的恐懼。

本來核能的碳排放極

少，在強調「減碳」與

擔憂全球暖化的今天，

## 無邊的回憶

梁燕城講道絕不教條地說教，而是結合他個人的生活體驗，道出他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所思所感。因此，予人一種親切可感、平易近人的魅力。那天坐在禮拜堂，聽他娓娓細道，就如同上了一課人生哲學，很有共鳴。

這種講道法，可謂「有我之境」，因爲有我，所以不流於公式化，有個人真實的經歷和心路歷程，道來處處是真情實感，絕不誇大失眞。

人文學科的課，做講師的也該有份演說的魅力，方能把人文精神的涵義闡釋通透，假如一大堆抽象名詞，再附上一大堆無法落實的空泛吹噓，最終聽課的學子，能有怎樣的貫通？梁燕城談哲學出身，深明「道成肉身」的道理，「道」的抽象，要有具體如「肉身」的闡釋，方能叫人徹悟。

近日重讀牟宗三老師的舊作，對他解讀儒家經典原文的能力非常拜服，拿出昔日上課的筆記來重溫，愈發覺昔日上的課基本上是浪費了他老人家的真心，他生於那個時代，終歸是一種錯誤、一種委屈，有誰能繼承他的遺志？讀他的《心體與性體》，以至《才性與玄屈》，真的有全新的體會。

昔日大學哲學系似是人才凋零，今日的哲學系又如何？聽梁燕城說基督之道，我真的興起無盡的感慨，翻開無邊的回憶。

### 夢幻之湖



## 新版皮影戲

新版《紅樓夢》道具精緻，服裝、荷包、托盤、傢具都是專門定制的；畫面也很唯美，造景、特效、細節也很講究；台詞、旁白完全忠實原著，就像導演把原著攤在大腿上拍的，完全看不到編劇的痕跡。但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，就是讓你覺得不對勁。看了數集之後，回想這部電視劇，眼前晃動的祇是一些忙亂的人影和畫面，耳邊瀰漫的是低沉的男聲旁白。坐在電視機旁，我恍惚回到了廣播劇時代。

李少紅一再宣稱自己「忠實原著」，在我看來，李少紅的「忠實」，卻似乎是一種「愚忠」。

這是一個簡單常識，因爲文字和影像的審美特質的不同，使小說和影視崇尚的敘述結構和法則也完全不同。如果我們祇把電視劇看作是對小說原始材料的一種機械複製，李少紅確實做得很成功。但從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，恰恰不是這麼簡單，它需要根據影視劇的法則和表意方式，對小說進行完全的轉換。其中最重要的轉換，就是要把小說

## 「隨便翻翻」

魯迅於讀書有「隨便翻翻」之說，我深以爲然。讀書和旅遊漫步有些相似，翻翻看看，總有所得。但魯迅說用了這種讀書方法，如果弄得不好，會受害也說不定，我又深以爲然。我就是受害的一個。五柳先生讀書不求甚解，我在不求甚解上比他更走出老遠，在捉筆行文時卻又不像他那樣老實，於是文章中竟總多出些書名號來。

自從知道「隨便翻翻」這種理論，隨便翻書就越發自覺，好像也越發有了支持，久而久之，真得莫大好處。許多東西裝入頭腦之中，平時倒也老實，到了一定時候，它們會突然甦醒。或與人說話，或書寫文章，平常翻書看來的相應的一些東西常常就蹦出來，思緒躍躍如若踏石過河，從莊子與惠施的門口跳到古希臘的詭辯，從中國李白的月亮跳到伊朗海亞姆的空杯……時間長了，人

的文字表意結構和空間，轉化爲影視劇的動作和造型語言及結構。

小說有它呈現質感的方式，除了人物和故事外，文字敘述本身也會構成一種魅力。所以在場景和畫

面的敘述中，作者即使加入對事件和人物的總結、解釋、議論或心理刻畫，祇要語言有魅力，讀者並不感到突兀，它反而易於和讀者達成一種心理共鳴。但如果在影像中插入這類解釋或議論的旁白，就會讓觀衆形成語言和影像的比較，這種比較結果無論是認可還是懷疑影像，都會導致對影像接受的打斷。這對文字和影像都是一種傷害。小說的敘述結構可以是散漫的、指東道西的，但影視劇若按照這個結構，用畫面來逐字逐句地照搬原文，就可能讓觀衆祇看到一堆支離破碎而漫無中心的影像，完全無法體會人物的處境，把握原著的精神。

我想很多人在看新版《紅樓夢》時，都會有這種感覺，就是感到影像和語言的雙重虛假與笨拙，但又弄不清原因所在，其實是兩種敘述方式一直在人們眼前打架。李少紅祇忠實了《紅樓夢》小說語言的「形」，而忽略了如何表現《紅樓夢》人物和故事的「神」。

她就經常誇獎，說你看書看得真多。聽到誇獎，總是高興，可誇獎多了，心中便越來越恐慌，這時候不禁想起魯迅《隨便翻翻》中的一段話：「倘要騙人，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。現在有一些老實人，和我閒談之後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，略談一下，我也的確好像書看得很多，殊不知就爲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，卻並沒有本本細看。」

若頂個「讀書多」的名號，那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，倘若有人存心考你，豈不經常大窘？

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，有教授在廣播電台讀書節目中說，書的數量需超過500冊才能算藏書。聽了那教授的話，好奇中我將自家架子上的書數了一數，使了個大勁，連雜誌都算上，剛剛夠得上500本。後來，架子上的書有所增加，增加得卻也有限，實在不敢稱自己正在「藏書」。況且，因中了「隨便翻翻」的毒，正像魯迅所說的，許多書並沒有本本細看，頂多學會了需要時知道怎樣再到書中去翻。